

## 酷热警告现正生效：汗臭、中暑和上涨电费，香港打工仔的寻常夏天

“如果怕热咪唔做嘢，如果有钱可以生活咪唔做，去凉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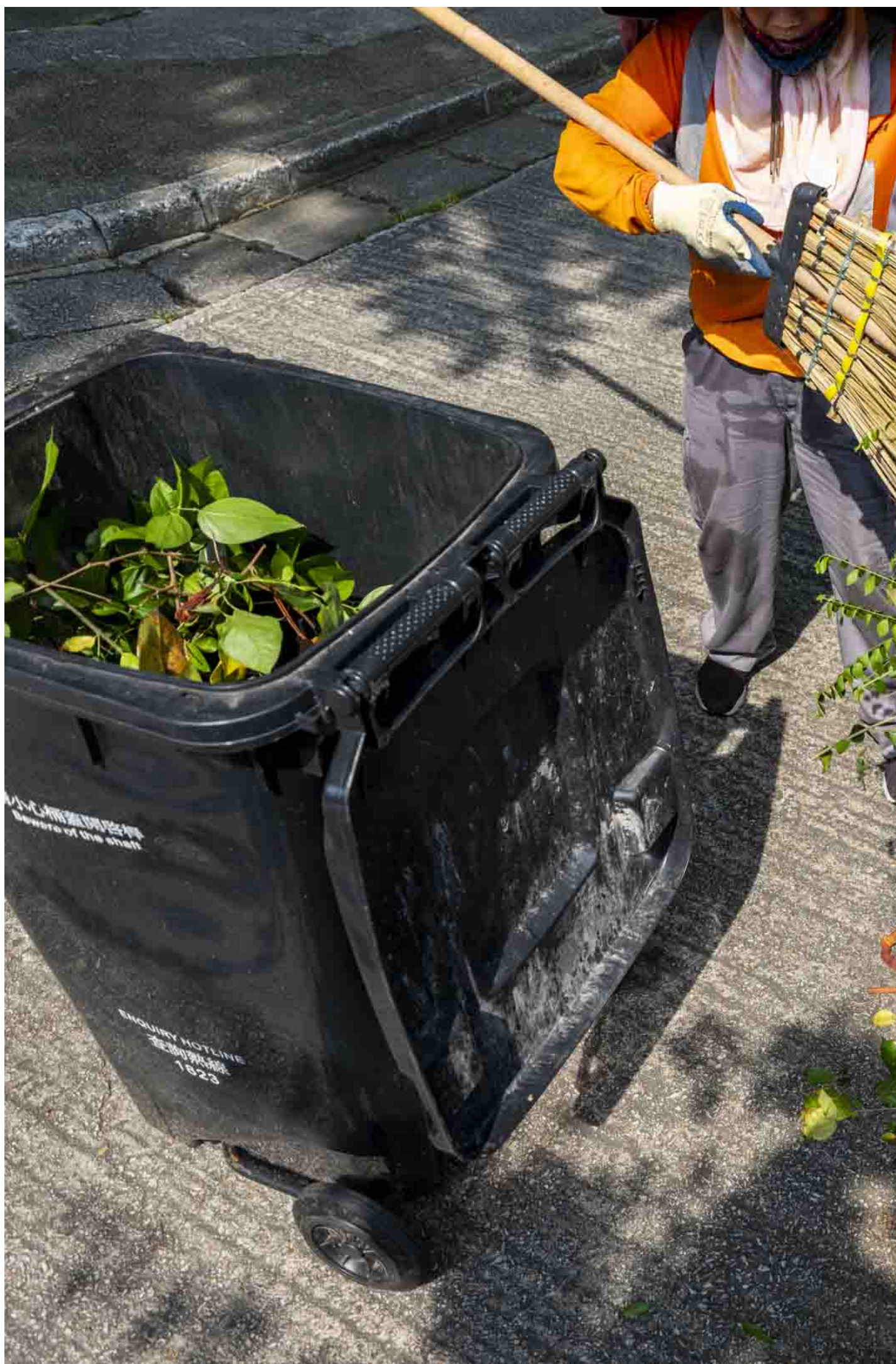


送冰司机耀哥每天需要搬运约260包冰，每包重约10公斤，每次他最多可以抬6包冰。 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屯门大榄一处，艳阳高照，56岁的莲姐和55岁的英姐正在合力打扫地上落叶，手脚利索。根据香港天文台，这天屯门的气温高达摄氏35.2度。莲姐和英姐头戴自制的遮阳帽，包著头巾、戴著口罩，露出的脸部皮肤布满大滴的汗珠。

“这帽是我们吃饭有空时自制的，小一点的雨和太阳也能遮挡。”莲姐说，食环署有派发“鸭嘴帽”给他们，但根本遮不了多少阳光。于是，他们购买较大的遮阳帽，并从坏掉的雨伞取下布料，覆盖在帽子上，这样既防晒又能挡雨。

上月清扫时，莲姐看到另一位同事突然“抱著”路边的柱子。“我问她：‘喂！妳怎么了？’她说：‘我晕啊，别吵别吵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’”接著莲姐便跑去买宝矿力给她，还笑说有人提议喝可乐会好得更快。帮她脱掉帽子手套，解开钮扣后，便没事了。莲姐又说，自己有时丢完几桶垃圾后，“看到人好像看到星星一样”，马上坐在路边休息，也引来附近村民的关心。



清洁工人莲姐头戴自制的遮阳帽，包著头巾在烈日下扫街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以前真的很少会这样，不知是否因为年纪大了，而且天气真的热了很多。”记者跟随她们工作的脚步，经过一个多小时，发现来时途经附近巴士站买的冷水已被晒得温暖。

2024年，香港的闷热数据再度打破各种纪录。不只是香港，全球气温异常温暖，欧盟气候变化监测机构在7月8日表示，今年6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个6月。7月24日，受台风“格美”（台译凯米）影响，香港局部地区气温高达摄氏35.5度，程度达到“极端酷热”，香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国仲呼吁市民关注气候变化、节能减排。

闷热天气下，我们走访了与“热”影形不离的人——街上的基层工人和露宿者、住在劏房的市民，跟著他们从闷热的街道走入劏房，又跟著他们的劳动轨迹重返街上。有的劏房户在家中能省就省，连冷气也不敢长开；有的工人在户外热到病；有露宿者单是去避暑中心一趟，就热得满身大汗。面对一年比一年炎热的夏天，他们想出各种方法应对。



油麻地的一名修路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中暑叫救护车，“我身上脏脏的，不太好”

清洁工莲姐，56岁

工作一整天，莲姐和英姐的制服全湿透，连灰色裤子也湿至裤脚，被汗水染成深色。

一次中暑，莲姐说她“喝了很多水，全吐了出来”。有村民见她脸色苍白想替她叫救护车，却被她婉拒。“身上脏脏的，不太好。”之前，她有同事被狗咬至流血，去到急症室也不能马上接受治理，流著血等了3小时，倒不如自己休息算了。

食环署有为清洁工提供夏天和冬天的制服，裤子则是统一的长裤。莲姐不想像英姐般，在短袖制服外再穿防晒手套，所以宁愿穿著冬天的长袖制服。她说，冬夏天制服的物料都是一样的不通风，也不吸汗，只是有袖和没袖的分别；以前棉质的旧制服则舒服点，吸汗一点。食环署和工会有派发电风扇，有的能夹在衣服上，但她觉得容易掉下，不方便所以没使用。当日，记者未看到其他工友使用电风扇。



清洁工人莲姐在工作途中喝水降温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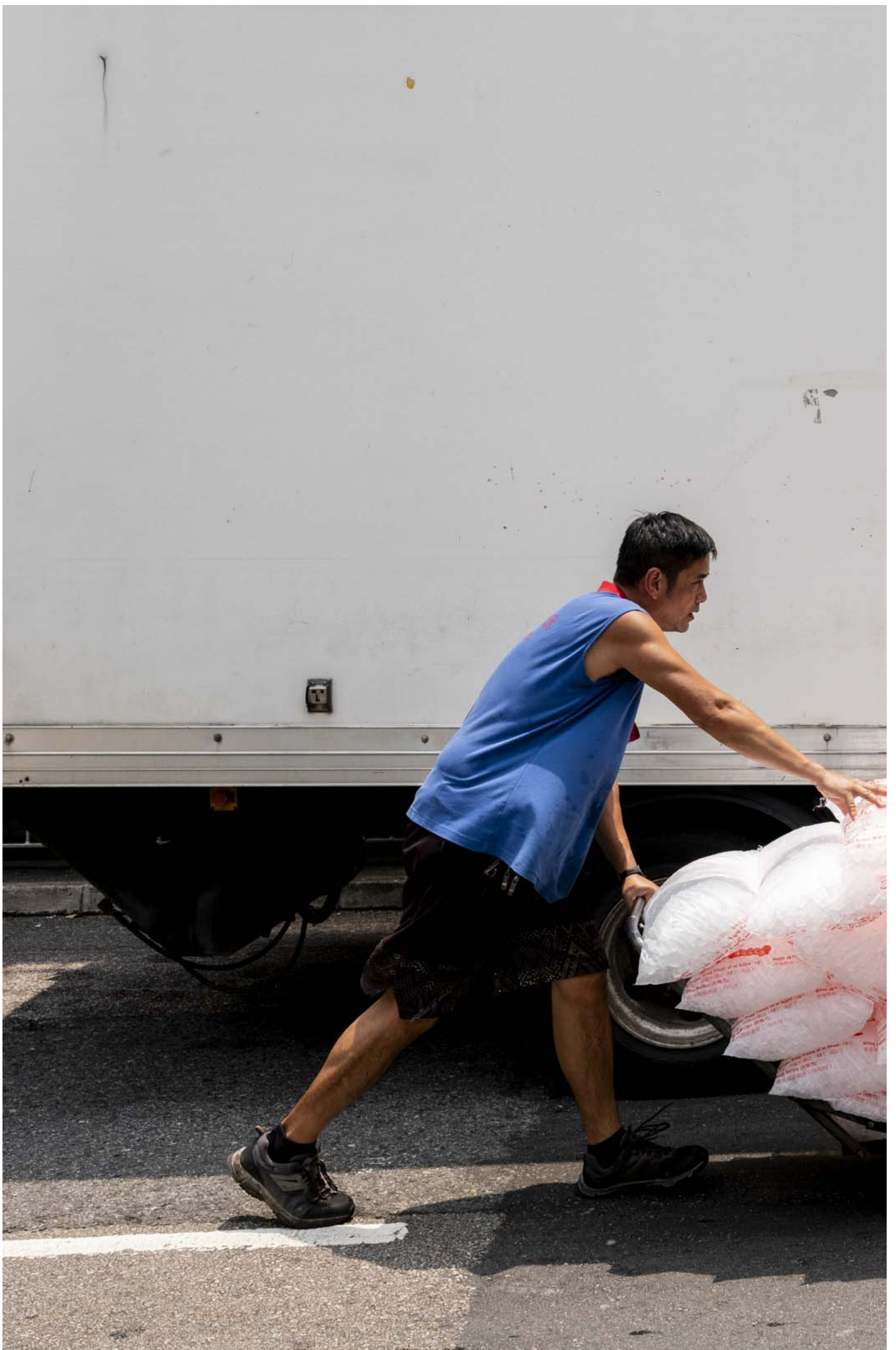
工作至士多附近，她们买了两支宝矿力，也跟老板熟络地打招呼。若天气预报显示明天特别炎热，莲姐上班时会多带水，平日则最少喝4支水，但不会特别注重休息。“有时候水解不了渴，便去买宝矿力。”她们知道工作暑热警告，上头也有人提醒她们注意作息，但她说：“我们很少休息的，都是一气呵成。”

最近，工业伤亡权益会调查建筑业工人和清洁工在炎热下工作的环境，发现超过4成受访者需要多于5分钟才能到达有饮用水的地方，近半受访者到达该处的路途崎岖。

与我们一起探访清洁工，来自民间组织“社区关怀文化中心”的研究统筹 Sallie Lau 表示，乡郊清洁工们虽然有休息场所，但却通常离工作地点很远。以莲姐和英姐为例，她们签到交更的垃圾站兼用作休息室，也有补给的水，但位于市区，距离她们的工作地有45分钟车程。所以她们一般自备水瓶，喝完后就需自行购买。吃午饭前，她们会先到附近公厕洗澡和换衣服，用水喉接驳水龙头，并在无障碍厕所内冲一冲身，洗走汗水。

公厕旁是较大的垃圾收集站，也是她们摆放物资和小休的地方。垃圾站内相当局促，也不通风，她们宁愿到旁边大树下乘凉也不会待在里面。站内有储物柜和晾衣服的竹竿，全是村民丢弃和送赠的。她们更衣时，也只是缩在站内一角，并用布帘遮挡，相当缺乏隐私。

食环署在垃圾站提供了桌椅，但她们没有开封，也没有机会使用。莲姐说，现在旁边的厕所重建了3年多：“现在这个新净一点，和没那么臭。以前那个很臭的！坐都坐不了！”她抱怨道，自己宁愿走出站外休息：“你想想是大小便的臭味，怎能忍受！”



耀哥将冰放在手推车上，再送到附近的各个餐厅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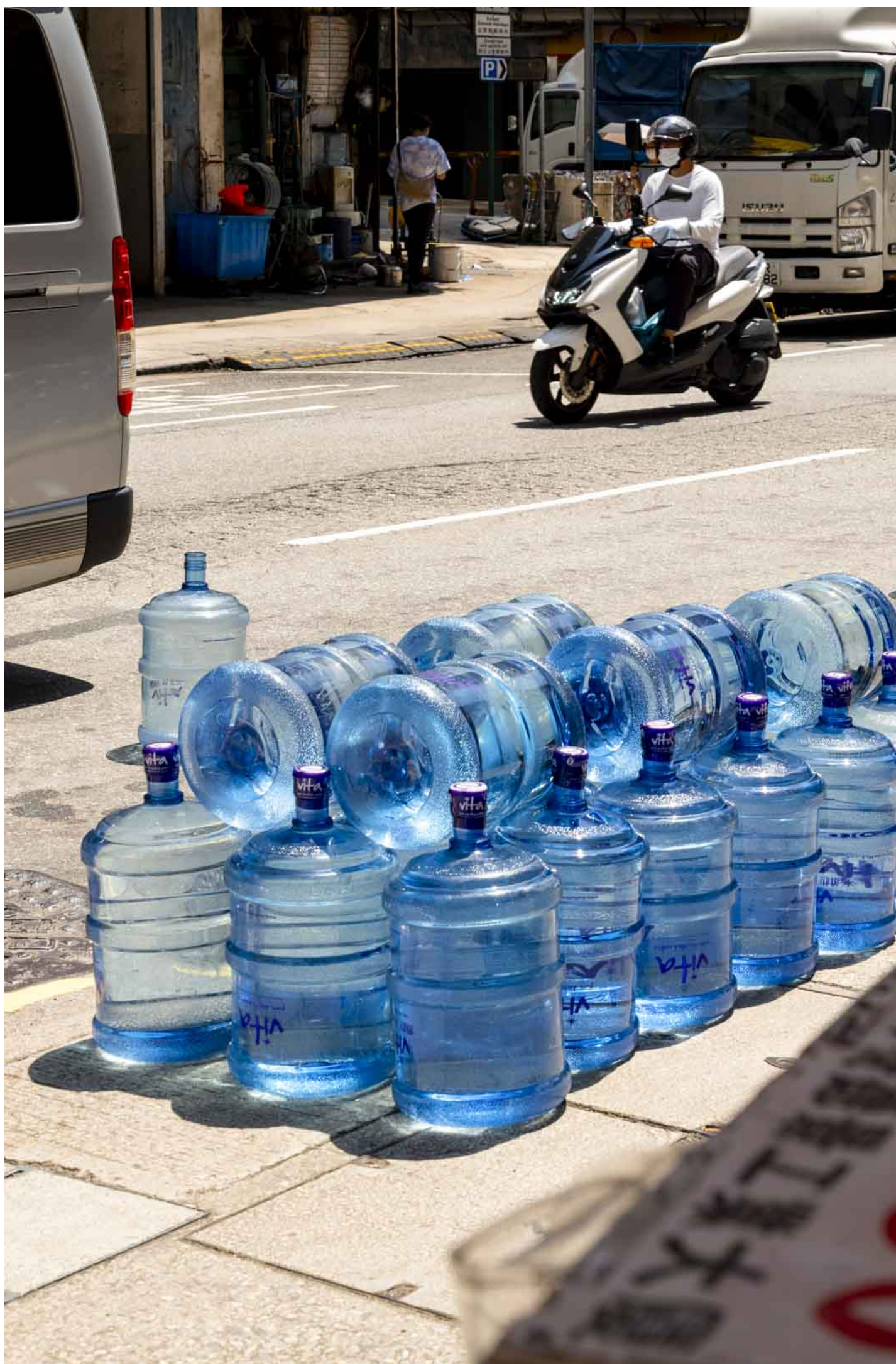
## “手很冷、身很热”，送冰是帮炎热里的人

送冰司机耀哥，47岁；阿健，33岁

每日天未光，送冰司机耀哥就开始他的工作——把一包包食用冰运送至下单的食肆。早上约5时，他从屯门制冰厂德保雪粒出车，把货车驾驶至负责的区域，将冰从车厢搬到手推车上，再送到附近的各个餐厅。下午2、3时左右回到制冰厂，还要把明天送的冰搬到货车上，方便翌日的运送。除驾驶货车以外，耀哥有约一半的工作时间都处于室外。

耀哥今年47岁，任职货车司机已超过20年。“手很冷，身体就很热！”而且，存放冰粒的车厢是冷的，外面又比较热，耀哥初入行不习惯，常因此生病。夏天人人都想喝一杯冻饮，餐厅也有较多订单，每天他需要搬运约260包冰，每包皆重约10公斤，每次他最多可以抬6包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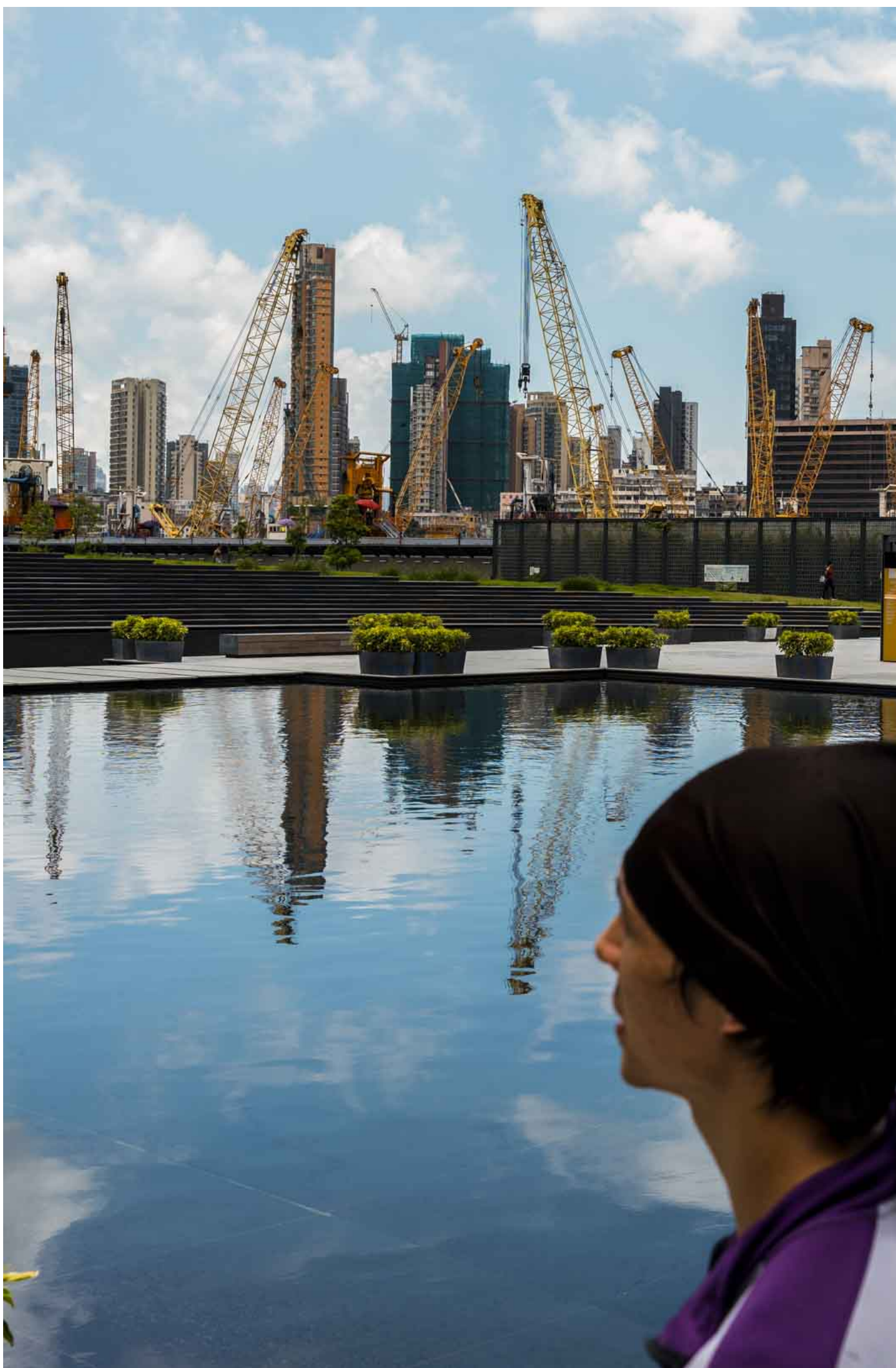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候，他会被阳光晒到头痛和出很多汗，甚至手震。为了凉快一点，他会善用载冰的车厢，把自备毛巾和2公升的水放在里面。要是喝完自己带备的水，便再购买1公升水和电解质饮料。但即使如此，耀哥也曾因天气感到不适，“整个人在滚烫”，需要回到驾驶座休息。



柴湾一名送水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虽然耀哥没有中暑的经历，却有同事有怀疑中暑的体验。阿健现在33岁，同样是冰厂的货车司机，已任职超过10年。去年夏天某日，天气闷热没有风，且阳光猛烈。他从早上4时多工作至晚上7时，搬了约30包冰后，开始感到不舒服、冒冷汗、头晕和手脚乏力，也有恶心想吐的感觉。之后，附近同事顶替了他的岗位，自己则回家休息，后来才“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可能是中暑”。休息一晚后，阿健感觉没有大碍，便在明日如常上班。但经历此事，他开始多喝水和电解质的运动饮品，预防自己再次病倒。

耀哥说，夏天时食肆对冰的需求特别大，是冬天的两倍。他自觉送冰工作帮到在炎热中需要片刻冰凉的人，“有时冰机客的机坏了，会即刻来电问我们可不可以先救他们！”他说，“对所有人来说，一杯冰冻的饮品绝对是夏天的恩物。”



电灯技工黄师傅虽不用在户外承受风吹雨打，却依然要抵受阳光的暴晒和长时间的高温。 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“10个工人，8个不知道暑热指引”

### 地盘工人黄师傅，37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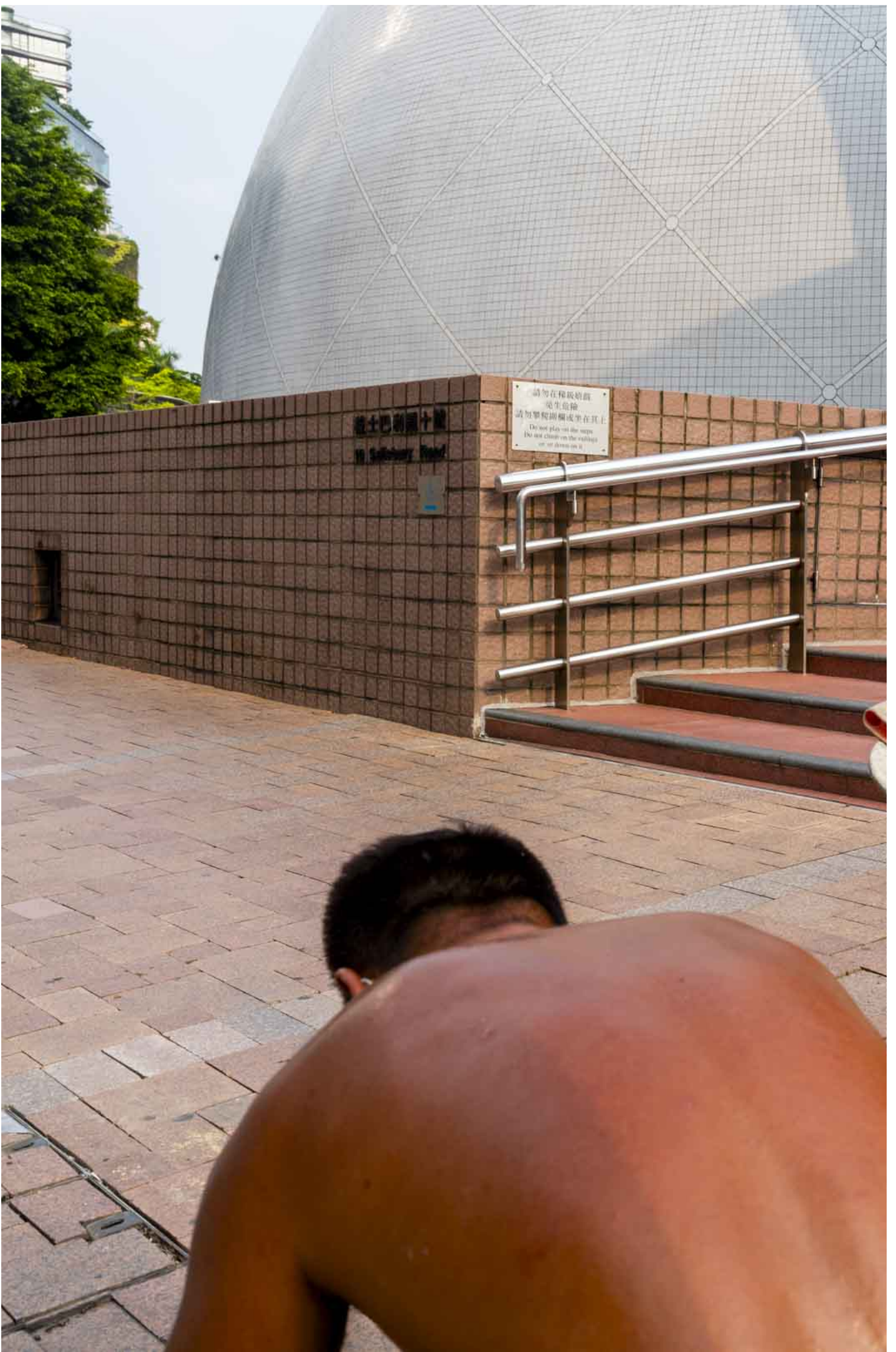
在启德的一个地盘，电灯技工黄师傅工作的环境四周都是落地玻璃。踏入6月，地盘因为通风设备不足和没有冷气，下午在阳光照射和高温下，变得愈来愈热和局促。

黄师傅今年37岁，从事地盘工作已经10年。身为电灯技工，他不用在户外承受风吹雨打，却依然要抵受阳光的暴晒和长时间的高温。他形容，香港的夏天是“黏笠笠”（黏黏黏黏）的，最热时流汗流到“整个人好像浸过水般”。“关掉所有窗那种焗，好似蒸住个人咁！”他指，尤其是台风格美来临前的一两个星期，感到特别炎热。

平日，黄师傅和工友们为了让自己凉快一点，只能自己携带小风扇，和多喝水。近年，有些工友甚至会穿著自己购买的风扇衣，方便工作时降温。虽然公司有饮用水提供，但只放置在地盘底层，在高层工作的工人只能走楼梯下去，十分不便，因此多数喝完自备的水都不会再特地添加。有时候出太多汗，带超过1.5公升水也会不够喝。

除了吃午饭的1小时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。若然觉得很累，工友们便会伸展一下身体，喝一口水，最多休息5分钟。黄师傅说，有些地盘公司“好衰㗎，你坐在一旁休息，会以为你在‘蛇王’。”他指，曾在待遇较好的地盘工作，则有提供休息的桌椅和空间。

根据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》，雇主须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，劳工处指工作时的热压力是其中一个风险评估，雇主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雇员中暑。



尖沙咀一名修路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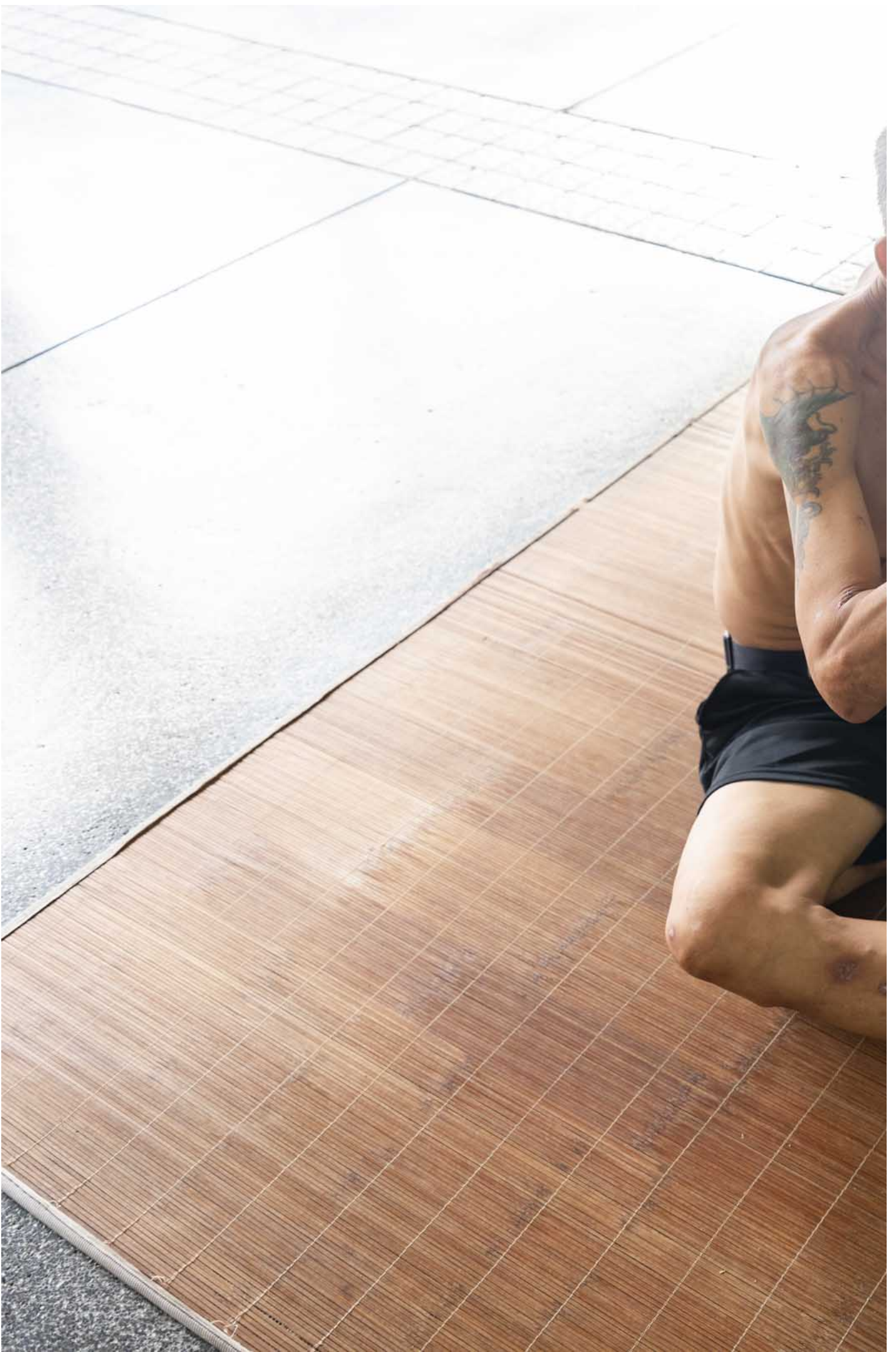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5月15日，《预防工作中暑指引》正式推行，劳工处并不强制雇主执行，但若发生意外则可作为执法依据。劳工处规定，暑热指数达到30或是天文台发出“极端酷热天气”提示时，会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；达到32时，则会发出红色警告。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，劳工处建议中等劳动工作者应每小时工作45分钟，休息15分钟。而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，轻至中等劳动工作者工作每2小时也应至少有10分钟休息。

根据劳工处截至今年8月底的资料，8月5日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的时间持续达10小时，是自去年5月推出工作暑热警告以来最长时间纪录。而于今年7月7日、8月7日和8月8日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一天内也生效了9小时。红色或以上的工作暑热警告，则从未发出。

工权会调查发现，38.3%受访者表示雇主没有提供任何应付暑热的措施。他们指出，指引不具法律效力，雇主未必愿意主动配合，期望未来可立法，令雇主承担更多责任。

“指引……其实没什么用。因为可以跟，也可以不跟。”黄师傅指，每人的耐热程度不一，政策又不是强制执行。而且，他认为很多人都不知道《指引》。他回忆政策刚推出时，进入新地盘工作前的入职安全课程中曾有提及指引，但“10个工人可能有7、8个也不知道”。

不过，他认为“有好过冇”，情况可能跟以往差不多，但至少获得更多关注。去年夏天，有好几个工作天，管工突然亲自到他所在的楼层提醒工友注意休息，和增添一把水冷风扇。但大多数时候，都不会有人监管工人作息是否足够。



阿强已露宿10多年，现时住在通州街公园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没拆封的冰凉爽湿纸巾，“待真的很热才用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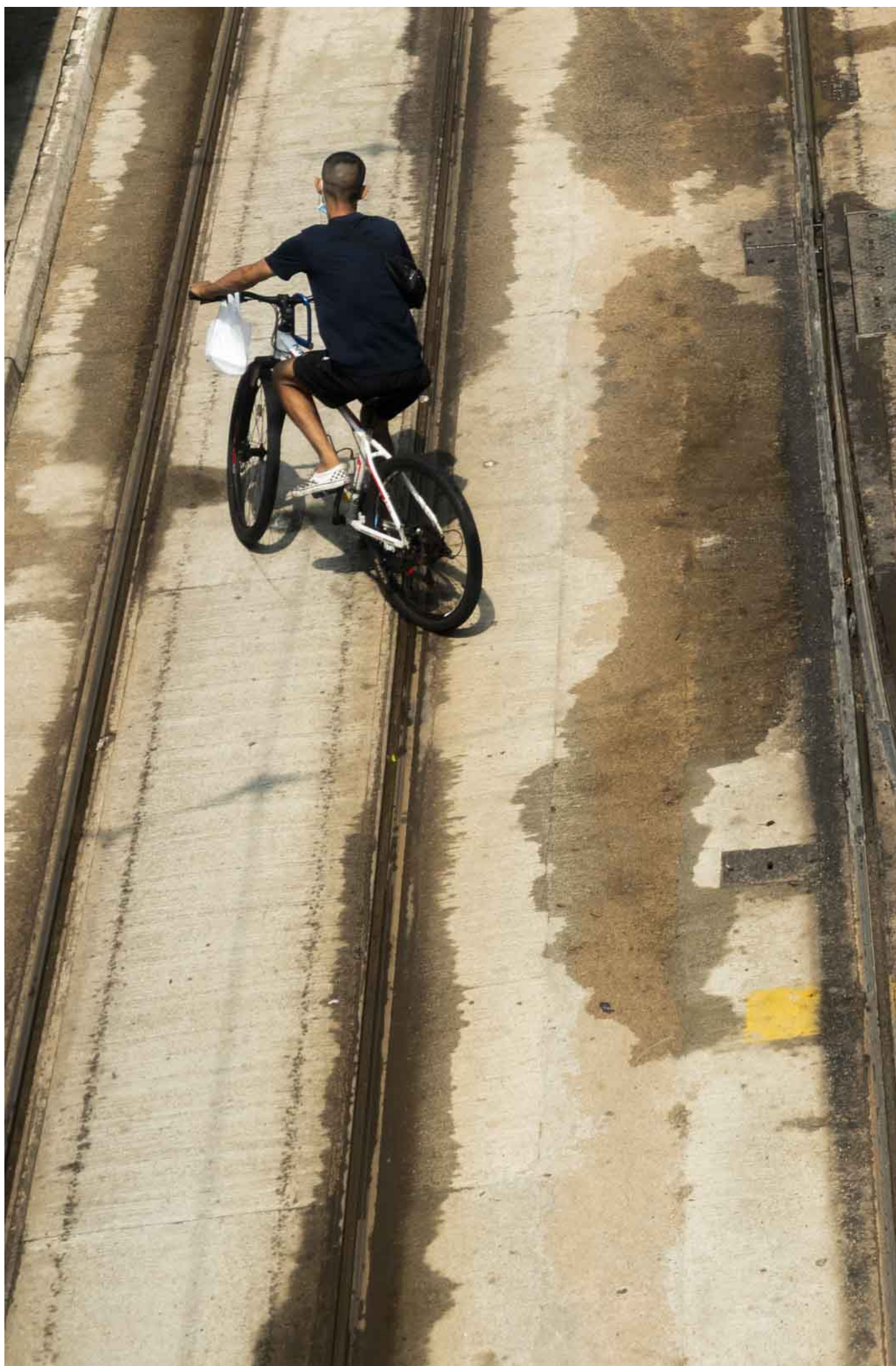
**露宿者阿强，62岁**

62岁的阿强已露宿10多年，现时住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园。访问时，他赤裸上身坐在垫子上，穿著短裤。

以往天气炎热时，阿强曾入住政府民政事务总署开设的避暑中心，却因地理位置不方便和其他环境因素不再入住。如要去避暑中心，他需要长途跋涉走到石硤尾，到达时已满身大汗，里面却无法洗澡。如果去深水埗的另一间中心，那里地方空间小，但要容纳10多人，空气很不流通，人流亦比自己熟悉的居住地复杂，难以保管财物。

白天，阿强会到处走走或是做运动。现在每天他都至少喝2公升水，以及每天至少到附近洗手间洗澡两次，视乎当天的气温和出汗量。即使是下午，他也不会进商场乘凉，“一冷一热更易病”。他说：“有句话叫心静自然凉嘛。”他宁愿适应高温，放松心情。平日晚上10时后，他才不会觉得热。

在露宿的这10多年间，阿强切身地感觉到，2020年开始天气变得特别炎热。由于天气热的问题近年受到关注，除日用品和食物外，不少社福机构会为露宿者送上毛巾、樽装水、扇子，甚至冰凉爽湿纸巾。他却从未拆封，“留待真的很热才使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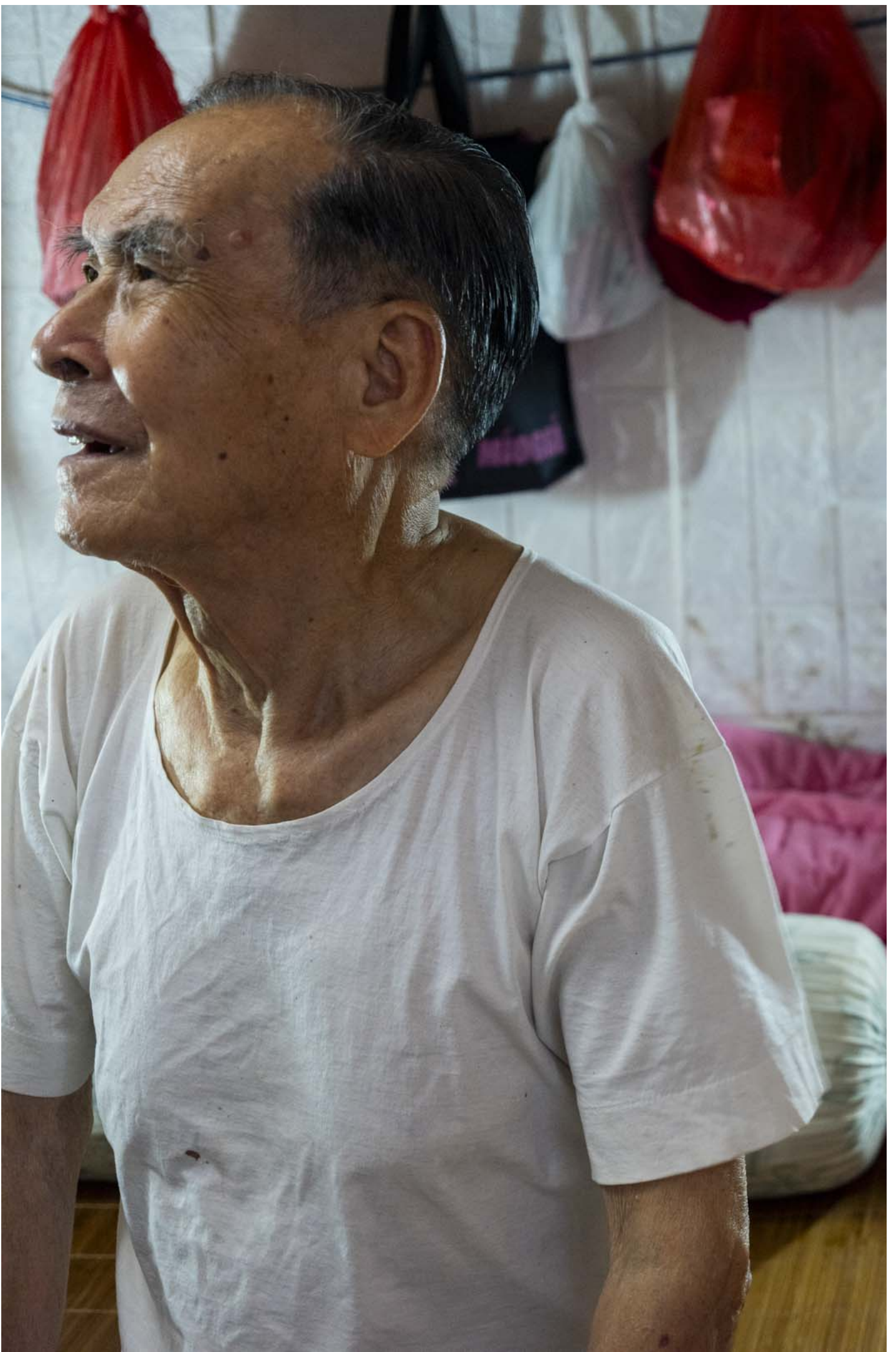
铜锣湾马路上的快递员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电费每月上涨，“我们哪有权利说话？”

劏房户黄伯，94岁；黄太，64岁

在深水埗一个“一劏四”的劏房中，住著94岁的黄伯和他64岁任职厕所清洁工的妻子。门一打开，除厕所外的空间已一览无遗。双层床占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，几乎没有走动的地方。仅有的一个小窗户，由于其他单位的油烟会在开窗后飘进来，因此不会开启，单位内空气闷热。

根据黄伯提供的租金电费单，他们6月至8月的电费分别是港元\$224、\$504和\$728，短短两个月便增加了两倍多。现时，他们生活主要依靠妻子的清洁工收入、政府发放的高龄津贴（俗称“生果金”）。黄伯轮候公屋已有5年多，由于轮候超过3年，每月也有政府发放的\$2250轮候公屋津贴。今年，中电为2万名劏房用户提供一笔过共\$1000的电费补贴，黄家亦是受补贴用户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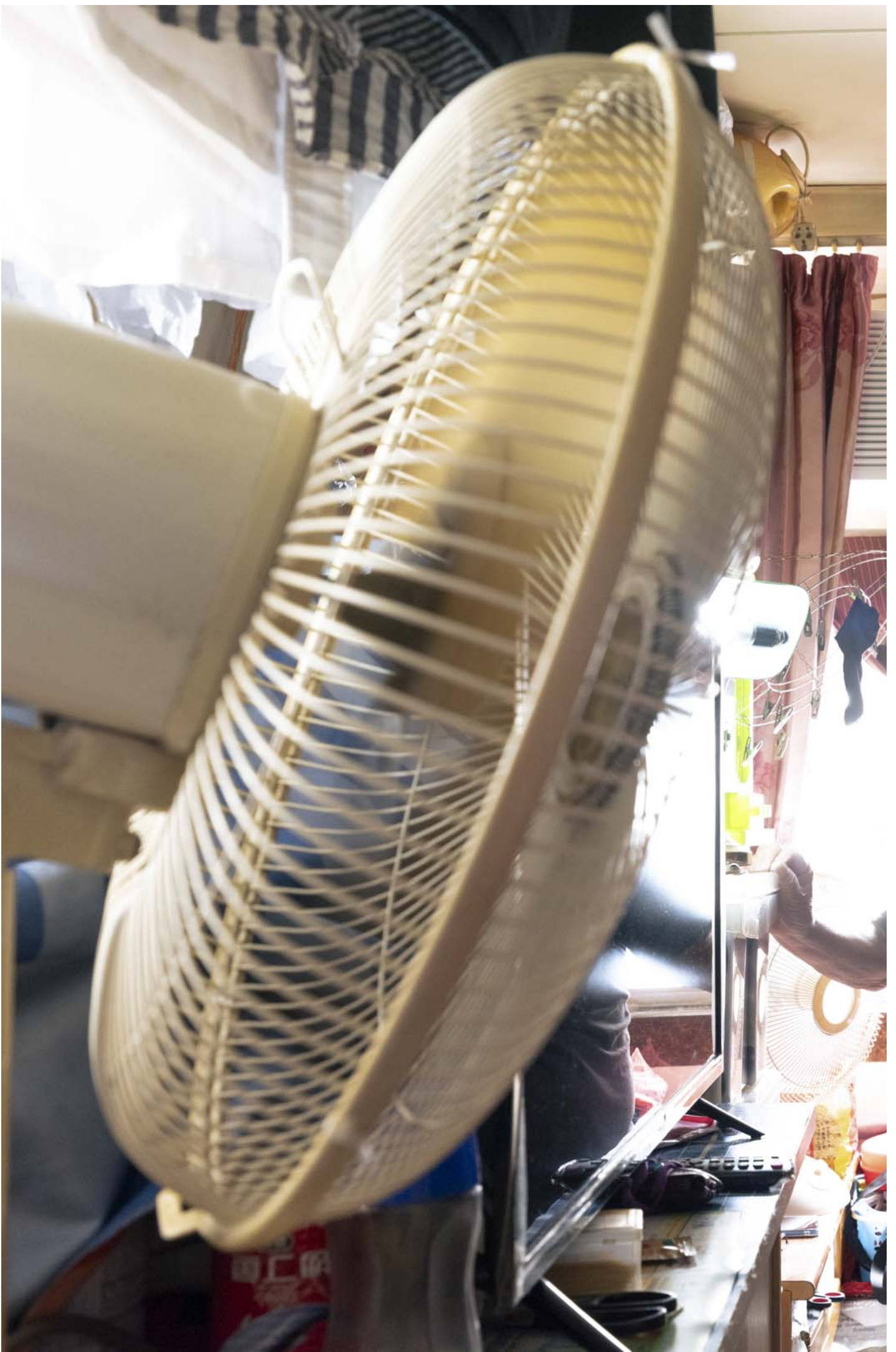


劊房户黄伯平日在家时为了节省电费，他会把冷气“开一下关一下”，减少用电时间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白天的时候，黄伯会到西九龙中心闲逛、凉凉冷气，天气若不太热，便会到嘉顿山走走。但若回到家里，“每天都要开冷气。”他说：“只是开风扇不够，一定要开冷气。”他说，7月不开冷气还能接受，8月开冷气的频率则高很多。为了节省电费，他会把冷气“开一下关一下”，减少用电时间，以及尽量减少穿著的衣物。

但冷气机吹出来的冷风，会被双层床上层的杂物和床板所挡住，黄伯会同时开另外两部风扇，并把一部风扇置于床与墙壁之间，把冷气吹下来。不过，早上妻子上班前煲水煮食时，不能同时开启冷气，否则会“跳掣”，他们试过因此马上找人维修，才能恢复供电和冷气。

善用风扇让冷空气更流通，是前天天台台长林超英去年夏天到访黄伯家时教会他的方法。在该新闻节目中，林超英测量了黄伯门外走廊天花的温度。由於单位位于大厦顶楼，靠近天台，焯热的环境使气温高达摄氏34度。有组织提倡政府为基层家庭发放酷热天气津贴，黄伯指：“我们哪有什么权力说话啊？但都想政府补贴的。”



叶生和叶太太住在深水埗界限街的一处劏房，有时候需要同时开启3部风扇和冷气，才感到足够凉快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靠捡来的风扇降温，“坏了又再捡”

街市保安叶太，69岁；叶生，70岁

70岁的叶生和69岁的叶太太住在深水埗界限街的一处劏房，面对热的问题，他们同样感到无奈。由于叶生长期受肺病困扰，目前只有叶太太工作，于旺角一街市任职保安。

跟黄伯一样，他们不会长时间开著冷气。他们说：“凉一下就会关了，就是电费问题。”他们更换性能较好的冷气已有一个月，但此前，他们需要同时开启3部风扇和冷气，才感到足够凉快。叶生独自留家时，则不会开冷气。“热啊，但是我习惯了。”叶生说。“劏房就是这样子啦。”

外出工作的叶太太，还是要抵受酷热的环境，以赚取一天12小时\$504的薪酬。她工作的街市没有冷气，也没有提供桌椅，即使任职夜更保安，街市环境依然湿热，叶太太只能捡拾别人不要的椅子和风扇使用。叶生指：“是公司不够正规，应该要配备的。”当值的楼梯位置附近没有窗户，通风也不良好，叶太太还要一直穿著制服，只好开著捡回来的两部风扇降温。“坏了，又再捡。”

社区组织协会（社协）今年6月至7月的调查发现，有九成居住劏房的市民因天气热而身体不适，而香港现有超过22万人租住在不适切居所。早于2022年，社协副主任施丽珊曾提出基层住户的水电费由业主定价、收费高昂，对《租务管制》条例亦未能有效阻止上述情况的疑虑。根据叶生叶太太提供的租金收据，他们单位的每度电收费为\$1.7，高于电力公司的定价。他们也有申请中电的\$1000补贴，但直指“能帮几多，又不是一个月（补贴）1000元”，不过他们仍认为“好过冇”。



观塘的一名清洁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“如果有钱可以生活就不做，去凉啰”

### 清洁工馨姐，78岁

约下午5时，九龙区一个公园里，外判清洁工馨姐戴着帽子，胸前衣服挂著一条小毛巾，清扫地上的落叶。“（毛巾）肯定要带的，一定要。”78岁的馨姐说，毛巾用以印走额上的汗。“汗水碰到眼睛会看不见东西。”她会在清洁制服里面加一件衣服吸汗，又笑说：“现在出面的那件衫未湿，一湿就会臭，有汗臭味我都不敢接近你们！”工作时，她不会携带便携式风扇，免得妨碍清扫。

馨姐的工作时段是下午2时半至晚上11时，她指“西斜”的时候特别炎热。前阵子没有下雨的时候，“真的太热，做死人”。她形容最热时，汗水像“一粒一粒豆般冒出来”。若全身湿透，她会趁晚上的半小时“饭钟”回家洗个澡，换一套制服。

关注草根生活联盟在7月发表调查报告，发现有近两成半受访清洁工，即使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，也通常未获安排休息，《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》和工作暑热警告的成效存疑。清洁工属于中等劳动的分类，根据指引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，应该每小时工作45分钟休息15分钟。馨姐几乎每天都从手机提示看到黄色工作暑热警告，自己却不会特别理会，认为“休息得来工作还是要做”。她指，自己经常在工作时感到不适，头晕的时候坐下来也没用，会站著暂停一下。但问到为什么不休息时，她说：“你不做，人家还怎么请你？”

铜锣湾一名地盘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近期工业伤亡权益会的调查，也揭露前线清洁工甚至不时会因为休息而被拍照投诉，导致工作时不敢休息，反映工作环境欠缺鼓励休息的风气。

街上炎热，辛苦过后回到家里也好不了多少。由于患抑郁症的丈夫无法工作，为节省电费，馨姐回到到房家中仍不敢开冷气，“能慳就慳”。只会在热得受不了的时候，例如晚上睡觉前或是洗澡后才开冷气，但是开一开便会马上关掉，晚上也睡得不太顺畅。“成日开？不用想啦！”为了降温，她和丈夫每人会放一台大陆制小风扇在床的顶部，向头顶吹风。即使有窗户，因为正对著巷子，通风不好有异味，所以也不太会开窗。她说，就算再节俭，每月电费也要\$600左右：“对别人而言微不足道，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压力大的。”

“其实每个人出来‘搵食’，都是不辞劳苦的啦。如果怕热就不做嘢，如果有钱可以生活就不做，去凉嘢。”她说。

[#气候和环境](#) [#劳工权益](#) [#极端高温](#) [#基层劳动](#) [#极端天气](#) [#香港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